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三重逻辑

张源容, 高 阳

(河海大学, 南京 211100)

摘要: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振兴战略作为重大时代发展机遇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挖掘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从要素层面把握新质劳动力、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的本源性价值,从现实层面认识人才数量短缺和结构失衡、产业转型压力和基建滞后、基层政策制定和落实不足等实际问题,从实践层面做到坚持党的领导、把握第一资源、发挥第一生产力,对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目标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农业强国;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877(2024)05-0109-04

The Triple Logic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nabl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ZHANG Yuanrong, GAO Yang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driven by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as a major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of the times,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logic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mpowered by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to grasp the intrinsic value of new-quality labor force, new-quality labor materials, and new-quality labor objects at the factor level, to recognize the actual problems of shortage of talents and structural imbalance, pressure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lagging behind of infrastructure, and insufficient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grass-root level policies at the realistic level, and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adhering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grasping the first resource,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first productive force at the practical level.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alize the stage-by-stage goal of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strategic goal of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trong agricultural country;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乡村振兴战略自2017年提出以来,以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定位,已实现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的阶段性目标,目前正向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迈进。新质生产力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式诠释,根本是围绕先进生产力展开,是以科学技术和创新理念为主要抓手,在传统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技术、业态的新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围绕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辅相成、同频共振。因此,探寻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实现共向发展很有理论价值与现实必要。

收稿日期:2024-04-16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业务费项目(B220206007)

作者简介:张源容(1997-),男,在读硕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研究。

1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

1.1 新质劳动力是乡村振兴的坚实力量

新质劳动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落实主体,代表当下劳动力发展的最高形态,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要充分考虑场域的特殊性问题,根本是要围绕务农、务工、经商等主要生产生活来源展开。其一,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是服务乡村振兴的新质劳动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要全面提高农民的生产技术技能和精神文化素养,从而更有效地利用新技术、新设备推进农业现代化,并且更全面深入地了解相关助农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有助于提升生产种植效益和生活整体质量。其二,部分农村居民以工人身份在场,其中包括非农业生产和半农业生产两种生产

属性。不论是进城务工,还是在县域内从事轻工业生产等生产劳动,将大大提高生产劳作技能、提升生产效率,并且有助于形成合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主体意识,不断消解劳资纠纷恶性事件带来的次生影响,进而优化劳动市场环境。其三,基层公务人员和相关工作者将充分借助信息技术,提升办公效率,从简单重复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实现岗位专业化精细化发展,并且有能力将相关政策落实到位,为相应目标群体提供科学有效的服务。

1.2 新质劳动资料拓宽乡村振兴产业结构

劳动资料的具体形态直观地标示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层次,新质劳动资料是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向纵深发展的结果,代表乡村振兴的发展必然需要依靠万物互联等高精尖技术。其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将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农村治理、农民生活的整体水平。在数字化整合过程中产生的海量数据,将合理地分配、使用在相应的生产生活之中,但这种改善不是单纯劳动力个体脑体能力的线性提升,而是实现整体全要素跃迁。其二,绿色发展和生活方式作为乡村振兴的底色,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诉求。传统农业存在高投入、低产出、重污染等问题,将被绿色可持续新质农业所替代,种源、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要素将得到有效控制和管理,在绿色农业系统中得到科学化生产与使用。其三,城乡融合发展、跨地区协调发展是大趋势,更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以大数据中心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为依托,城乡之间、各区域之间将完成劳动资料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并形成全国互联互通的“三农”大数据网络,进而形成资源配置、信息互联共享、生产有序分工、管理科学统筹、市场有序竞争的全链条科学发展态势。

1.3 新质劳动对象保障乡村振兴物质供给

新质劳动对象充分吸收了传统劳动对象实体性和非实体性两大构成要素,形成纵向“实体型-数字型”、横向“物质型-知识型”的复合式劳动对象结构,助推乡村振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发展的使命与初衷。其一,“实体型-数字型”的纵向结构蕴含实体数字化和数字实体化两条路向。农民所包含于农业、农村的一切劳动对象都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进行迭代,从生产、管理、运输、销售等方面进行要素整合,同时这些“三农”数据本身可以成为新的劳动对象进行再加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藩篱完成物质化转换。其二,“物质型-知识型”的横向结构同样包含相互连接、相互促进的双向驱动之意。以农业为代表的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源头和乡村振兴的主阵地,更是乡土文化的映射之本原。互联网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进而演化乡土文化的展现形式,对于生活实际的影响必然会在生产中加以体现。利用好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价值理念为基础的乡土文化^[1],是激发劳动对象新质化发展的有力抓手。

2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逻辑

2.1 人才数量短缺和结构失衡

中国作为传统人口大国,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城乡差距的客观存在,农村劳动力要素的市场配置失衡、流通不畅等问题,制约着乡村振兴的实现。此外,新质生产力对劳动力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农村新质劳动力的不足制约着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其一,乡村人口流失严重,人才严重短缺。《中国统计年鉴(2023)》显示,在1974年到2022年间,我国乡村人口占比从82.84%连续下降至34.78%。一方面,乡村人口中大批主要劳动力在农闲时选择进城务工,农耕之余的劳动力无法进入到乡村发展中。另一方面,大批青少年因就读、升学、就业等需求涌入城市和城镇,农村发展的“新鲜血液”供给不足。农村又缺少吸引人才“回流”的综合要素^[2]。此外,《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显示,随着数字产业的飞速发展,我国当前数字化发展存在2500万至3000万的综合人才缺口,由于城乡二元格局,农村数字人才的缺口存在固化的可能。其二,老龄化社会加剧,劳动力水平下降。目前,我国农村存在“农村先老”“农村快老”“农村更老”“农村高老”“农村弱老”等问题,预估到2023年农村老龄化程度将达到45.16%^[3]。农村人口的持续老龄化意味着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将大幅下降,并且限于相对教育水平的差距,老龄人口的劳动力转化教育成本过高,数字化承接能力较弱^[4],在新质生产力中所发挥劳动力十分有限。其三,结婚率生育率降低,人口结构失衡。此前一段时期,我国农村人口中儿童和老人的人口占比皆不断扩大,并且随着近年来结婚、住房、生育、教育等方面压力日益增大,农村人口的结婚率和生育率持续下降,不仅劳动力数量方面受到影响,同时也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生产生活的积极性。

2.2 产业转型压力和基建滞后

农村单一化的产业结构和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制约着农村发展。农村要发挥新质生产力在乡村振兴中的实际效能,必然要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但仍受限于农村整体发展水平。其一,产业结构

不协调,融合程度不够。目前,以农业为代表的第一产业仍占据乡村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农产品的加工与深加工和农产品市场服务业的发展存在相对不足。一方面,单一的产业结构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地区之间的产业布局无法做到科学有序,意味着很难实现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产业联动、产业融合更是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单凭农业生产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十分有限,没有全产业链为依托,农业经营体系同样相对落后^[5],便无法形成实质上的新质生产力。其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信息资源不足。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地方财政压力长期存在滞后。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所依托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不足,5G网络覆盖仍有空间,网络信号质量缺乏保障,从而限制了农业生产、农村治理的数字化发展。另一方面,虽然各类别的“村村通”“户户通”已取得诸多进展,但在部分地区后期的维护明显不足,存在道路年久失修、灌溉用水缺少保障、饮用水安全隐患等问题。如果生活生产的基础设施无法保障,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便失去依托。其三,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较低,数字生产应用较少。第53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66.5%,农民网民规模为3.26亿人。普及率和网民规模存在很大提升空间的同时,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应用于农民生活方面远高于生产方面,娱乐休闲占据主要地位,数字生产应用存在较大缺口,易出现数字技术的“功能收缩”等问题。

2.3 基层政策制定和落实不足

基层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关乎该地区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质量,当下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不仅面临各类生产要素转型升级的困难,相应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同样存在局限。其一,地方规划不完善,公共服务落后。一方面,部分地方党政缺乏系统观念,对数字化发展的敏感程度不够。部门与部门、地区与地区之间缺乏系统性机制,资源利用率和整合程度不足,数字化建设停留于表面,导致政策制定不够具体,政策落实不够到位。并且,整体规划和落实过多依赖地方政府,对社会资本的引导和利用较少^[6]。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农村公共服务领域存在一定的供需不平衡。其二,过分重视短期经济效益,缺乏规划的长期性。综合地方财政、地理环境、政绩观念、区域资源等因素,部分地方党政还没有从传统资源型农村发展模式走出来,对土地、矿藏资源依赖性较重。这就导致适应现代化发展需求的乡村特色产业链

和集群无法形成^[7],科学合理的可持续发展观也无从建构。其三,基层对上级政策解读不足,内容落实不到位。目前中央对乡村振兴“五个振兴”具体路径的相关政策体系已做出充分建构,但地方各级政府的解读和配套政策的出台存在不足,在落实层面就会出现原有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便随之而来的发展窘境。

3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

3.1 坚持党的领导,健全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顶层架构

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的12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中心原则就是始终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同样,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由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8],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领导权的归属决定着社会性质的运动方向,影响着利益所属是否紧紧归于人民群众。其一,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确保党对新质生产力的领导权。一个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决定着该地区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质量,要清楚认识到新质生产力于社会利益中的意识形态性,强化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严守数字化建设的安全线。其二,完善“三农”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体系,做好制度保障。立足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任务和乡村发展“三个提升”的阶段性目标,在处理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各要素间的关系、生产力转换主体间的关系、创新体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基础上,立足农民合法权益^[9],把握好可持续发展的基调^[10],完善新农业、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等发展方向的具有区域特色性的政策体系。其三,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基层党组织处于急难险重任务一线,面对具体任务要适时适情地调整工作方式方法,在符合大原则大方向的基础上,全力推动政策落地。

3.2 把握第一资源,推进“三农”新质劳动力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三个“第一”的重要意义,其中人才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这正是立足人作为社会发展主体做出的重要论断。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壮大乡村人才队伍”的任务,其中就包括本土培养和外部引进科技、教育、卫生、文化、农业、金融、社会工作等方面人才扎根乡村、服务乡村两方面。其一,目标导向推进新

农科教育发展,加强交叉学科研究。新质生产力作为包含整体生产领域的复合型概念,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满足乡村振兴需要的人才,必须要在立足涉农学科为主干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吸纳其他专业技术。同时,各地区基础教育阶段,要在保证原有教育内容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乡村文化内容,以地区历史文化为主要抓手,培育学生的乡土情结和家国情怀。其二,扩展技术推广渠道,挖掘广大农民劳动力的优势资源。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在数字化浪潮中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要准确把握产业变革引发的劳动职能所发生的变化,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推广和培训^[11],提升广大农民的数字化素养。同时,做到“因产定人”,做好岗位整体性匹配。另一方面,针对具体生产销售环节,利用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将抽象的、复杂的技术原理形象化、大众化,同时做好科普和普法工作。其三,积极引进外部人才,构筑良好的发展环境。乡村振兴是社会整体性工程,需要充分发挥各领域、各行业、各地区的人力资源,在加强人才政策吸引力度的基础上,大力推进西部计划、乡村振兴计划等青年志愿公益项目,发挥并发扬青年人才的专业优势和精神风貌。

3.3 激活第一生产力,加强科技创新成果研发与转化

科技作为社会生产结构迭代的主要推动力,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抓手。新质生产力中“新”和“质”得以体现的显著标志,在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在于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跃迁。虽然新质生产力并不简单是数字化、科技化、信息化,其涉及的也不仅是高精尖等前沿技术领域,但要实现“新”与“质”必须大力发挥科学技术的工具性价值。其一,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建构地区的产学研一体化体系。省、市两级政府联系驻地高校和科研机构做好责任分工,逐步形成以区县、乡镇为目标的针对性、长期性研究场域,将涉农学科研究同质化存量转变为特色型、针对型、专门型研究增量,以课题组、项目组为基本单元实现点对点产学研一体化带动发展模式。其二,推进数字乡村发展,提升乡村信息化水平。一方面,挖掘乡村金融价值^[12],以财政为主导吸纳各方社会资本,大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挖掘和整理乡村文化,传承和弘扬符合当下农村发展需求和农民生活需求的日用而不觉的价值理念,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与主动性^[13],形成物质生产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合力。其三,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全面提升农业产业链效能。立足农业生产,针对智能农机标准体系^[14]、

基础研究、技术产品、推广应用、服务体系等方面精准发力^[15]。通过科学技术,实现土地资源整合、生产种植规划、智慧农业生产、智慧农业深加工、智慧农业销售等全链条全要素的新质提升。

4 结 语

新质生产力作为社会生产力顺应时代发展的阶段性形态,不能仅停留在高精尖的前沿科技和城市场域中,更要立足“三农”工作,综合城市、城镇、农村发展实际,旨在消灭“三大差别”。发挥新质生产力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培养适用于农村生产生活的新质生产力,要紧紧围绕劳动的三要素基础,在顺应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让党和人民的乡村振兴事业走深走实。

参考文献:

- [1] 王超,陈芷怡.文化何以兴村:在地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实现逻辑[J].中国农村观察,2024(3):18-38.
- [2] 王健,赵华平.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返乡意愿提升的组态路径探索[J].经济问题,2024(7):122-129.
- [3] 原新,范文清.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应对老龄化城乡倒置的挑战[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1(2):83-95.
- [4] 贾秀飞.数字乡村建设悬浮现象:多维表征、成因探寻与破解路径[J].电子政务,2024,21(6):118-128.
- [5] 张海鹏,王智晨.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现实基础及提升路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3):28-38.
- [6] 马云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周至县数字乡村建设实践探索与路径优化[J].辽宁农业科学,2023(4):71-74.
- [7] 杨倩.特色经济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农业经济,2024(2):50-52.
- [8] 程静,施红.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基本遵循与实践路径—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的分析[J].新疆社会科学,2024(2):132-139.
- [9] 刘金科.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的困境与对策[J].东北农业科学,2024,49(2):108-112.
- [10] 王鑫,赵新颖,张岷,等.吉林省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及优化对策研究[J].东北农业科学,2022,47(6):141-146.
- [11] 王殿发,汪磊,牟忠生,等.吉林省西甜瓜产业发展调研报告[J].东北农业科学,2023,48(2):132-134.
- [12] 杜志雄,田雅群.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关键领域、优化思路与着力重点[J].农村金融研究,2024(5):3-14.
- [13] 李敏.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数字化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2024(1):128-129.
- [14] 赵春江,李瑾,冯献,等.关于我国智能农机装备发展的几点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23(10):4-12.
- [15] 洪小丽,张语桐,王廷超,等.无人机遥感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的发展对策研究[J].东北农业科学,2023,48(5):140-144.

(责任编辑:王 昱)